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二十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王忠文集卷二十

明 王禕 撰

雜著

九誦并序

余癸卯之歲荐罹禍患哀感并劇情有所不任撫事觸物輒形於聲蓋彷彿乎離騷之作而其情猶巷伯蓼莪之義焉爾先是庚寅之春去國而歸戊戌之冬避兵以

走中間悲苦之詞往往而在合而次第之得九篇取九章惜誦之語題之曰九誦

撫予年之方壯兮翩吾好夫遠遊匪騖外以矜名兮固齷齪之為羞泛渊河以西渡兮憩錢唐之故都即太伯之遺迹兮復宿留乎中吳淩大江以北上兮亦徘徊乎梁楚望岱宗之巍巍兮道吾經乎鄒魯至燕雲且焉息止兮曰帝京吾所企覩河山之宏壯兮望城闕之瑋麗君門邃乎穆穆兮嚴虎豹以守關哀有懷將上訴兮爰

瀝膽以披肝恐吾君之怠荒兮用紐娛以為玩盈成或
廢乎持守兮將噬臍而徒嘆何九重之阻隔兮乃壅遏
乎上聞謂登天猶有階兮曾此語之不可信抱予懷之
邑鬱兮潛涕淚之浪浪中情誠乎愛君兮豈予心之可
懲瞻魏闕以徨徊兮心欲去仍夷猶犬馬猶戀主兮盍
少忍而遲留卞所獻豈非璞兮乃三獻而三刖嗟進忠
而離尤兮固曷訾乎往哲留三年亦既久兮君終不察
予中情書有字且磨滅兮每病哭以拊膺進既不獲乎

吾君兮惟退修吾初服不吾知其亦已兮敢怨懟而隕穫出國門以南邁兮赤子忍離乎慈親涕淚墮而莫遏兮長矯首乎蒼旻念吾君本聖明兮初不遺於小物惟先容弗吾道兮固吾之所爲訕亦初服之既返兮粤義命之是安聆丘壑以長往兮時賡歌乎考槃庶黙名而晦節兮期歲晏以無斁惟初心之耿耿兮恍夢寐以驚惕處畎畝不忘君兮在古人以皆然詎獨善以自足兮固求志之爲賢

右遠遊

仰皇天之亭毒兮粤冒下以至仁紛含靈雖萬彙兮誕
賦予之實均惟夫人之有生兮獨衣冠乎厥身固天衷
之能全兮秉至善以粹純胡有之乃弗保兮衆違天以
自棄褫神靈爲淫褻兮窒虛明爲蕪穢肆惡念之一興
兮若飆馳而焱熾錯枉直以逆施兮甘溝瀆而遭盭撫
吾躬以自愛兮寧衆人之敢同飭禮均以自衛兮修義
矩以爲容冀寡過而鮮尤兮惟聖賢之是從吾豈戾衆

以自異兮庶將蹈夫大中嗟日月不吾與兮年冉冉以如失雖此志之不昧兮寧羣行之無軼慮檢身以靡逮兮跋前賢而莫及惟夙夜以戰兢兮動魄愴而魂怵善非由外鑠我兮惡非本內錮孰為善而不成兮孰為惡而不倍顏氏子之求仁兮盜跖恣睢而強暴較得失於千載兮果孰好而孰惡顧予志之耿介兮孑孑焉不與人同心曾敢蘄乎人知兮予惟天之是諶冀皇天之純命兮俾予善之獲信保貞吉而無咎兮弗顛躋以沈淪

苟予志之變常兮予行之或悖夸毗隳偂乎桼守兮貪婪
肆以為害致愆積以自稔兮固獲罪而何悔抑豈予所
弗敢兮亦神明之弗貸指皇天以為正兮望白日之晶
光洞昭昭其在上兮倘鑒予之衷誠誓夫善之必為兮
式克全於令名紛外物胡足卹兮庶無忝乎所生

右皇天

夫何世運之推移兮時理亂之靡常承平曾不百年兮
遽已失於小康害干戈其並起兮鼎四海之沸騰哀民生

之多艱兮寧性命之可憑氛祲障以四塞兮妖孽猖獗而贔屭天吳罔象何憑陵兮魑魅伯強紛然而為戾太白千載以晝煜兮熒惑叉孛以怒芒搶攙旬始狀醜而情悖兮況有旄頭與天狼乾象錯以垂變兮乖氣逆而成沴豈夫時之偶然兮抑所致之有自何殺人以為嬉兮又食人以為甘既刳腦以剔髓兮復刳腸而刺肝白骨積而為山兮流血紅而成河家十室而九空兮曾殘民之幾何人烟蕭條亘千里兮日夕起乎悲風良田鞠

為蒿萊兮穴狐兔而橫縱何羣黎之荼毒兮一乃至於斯也非天其孰使然兮衆夢夢其莫知也尚天心之悔禍兮愍斯人之遺類矧天道亦旣周兮今喪亂且一紀惟亂極則復治兮殆夫數之必然仰蒼蒼爲長慟兮哽咽嗚以何言亂曰登彼大墳以望遠兮哀世之否喪亂展轉兮鳳麟長逝梟獍産兮長鈹大刀僇人如剗兮人類幾何悉殲以殄兮城邑丘墟烟火鮮兮哀今之人其孰能免兮瞻仰昊天涕泗泫兮曷保其軀尚力爲善兮

右世運

哀吾不及古之人兮胡乃遘兹亂離亦宇宙之云廣兮身皇皇其何之念離羣而索居兮心竊嗜此幽獨空山閴乎無人兮所友狎乎麋鹿既築土以環堵兮復誅茆而葺廬詠先王之遺風兮有左琴而右書庶將樂而忘世兮雖三聘不為起何此志不終遂兮遽斯世之屯否干戈蔽乎中野兮紛殺人如刈麻褋虎狼以哮呀兮肆攫爪而搖牙嗟竄匿避之無所兮曾皇䘏乎厥居恒聲潛

而形瘞兮骸神喪而魄飛奉二親之垂白兮復提攜吾妻子及中夜以遯奔兮悼行邁之靡靡欲巢林以恃險兮既蛇虺之螫毒欲航淵而憑深兮又蛟鱷之逞酷康莊返為畏途兮鄉邑變為異域臨岐路以慟哭兮阻千里於只尺夜九起以撫榻兮晝三卜而命龜懼性命之弗保兮心戰慄而危疑念吾身之七尺兮中天地以為人承先祖之庥廕兮蒙造物之陶甄庶有立於功言兮稍自見於身後雖千載不敢期兮吾寧儕草木以同朽

苟溘先乎犬馬兮或橫罹乎鋒鏑譬草間之枯螢兮雖
有生曾何益屓此懼尤憂鬱兮况吾不知謀所從時仲
冬方凜冽兮號曠野之朔風氷皚皚而層生兮雪皓皓
以遐積御敝縕以為衣兮雖重襲猶絺綌夜迢迢而未
旦兮矯吾望乎北斗斗杓懸若可攬兮將余哀之欲叩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莽茫茫之不可知愁絓結愈難解
兮情慽慹而不能支步儃徊而蜷局兮行傍徨以蹉跎
亦生死之不可必兮知天命之謂何

右哀古人

皇綱忽其遂弛兮今歴載猶莫振昔烟火以萬里兮今瓜剖而豆分何吾生之不淑兮乃亨屯而離蹇冀性命之苟全兮庶沈晦以獲免將詭姓以遁身兮懼非義之所安不直道以自見兮又曷濟乎艱難惟視年之益邁兮急朝夕之甘旨嗟儋石之無儲兮將曷具乎滫瀡古固有不擇禄兮非徒仕以為急粤為貧與為養兮囧聖訓之可執竊升斗之區區兮繆見推于當今雖簿書之

云猥兮吾猶懼夫力之不任居腆顏以忍恥兮揆初心
徒自悔況左牽而右掣兮覺氣沮而神憒足蒙羈而莫
騁兮翮被鎩而莫翔驅泛駕使服犂兮揮瓚斝以代觴
才猷不適乎所用兮衆咸以為不然適忠直以為譎兮
指迂疏以為傲人心不同如其面兮本夷險之叵測謂
人亦與吾心同兮非予之所為惑宜妬疾之交搆兮肆
謗讟之並興致萋斐成貝錦兮紛巧言其如簧無凡而
盜嫂兮娶孤女而撾婦翁世爲有是事兮皆人口之興

戎不疑之盜金兮劉寛之隱牛惟疑似之不可明兮故
姤辱所由招何騰謗之孔易兮局致辨之獨難衆口可
以鑠金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驅吾車於九衢兮突太
行以硉矹鼓吾檝於平川兮翻灔澦以蕩潏畱有出於
無妄兮毀有生於求全在賢哲所不免兮吾亦焉敢以
為寛惟反躬而自責兮有順兮而無媿我命不其在天
兮固賴此以為恃

右皇綱

處維縶以累句兮心鬱結以惶懼晝彷徨以候晦兮夜展轉而達曙豈不知戛戛之無益兮奈何乎憂來而莫祛浩涽淚而靡遏兮類山崩而海潴昔姬文囚羑里兮宣尼削跡於陳域揭中天之日月兮浮雲孰為之掩匿鐘離南冠卒反楚兮蒯通據鼎而客齊張蒼韓信且伏斧鑕兮終將相之能躋賈生既斥復召宣室兮倪寬擯死為大夫仲舒更生為儒宗兮俱嘗下獄以當誅嗟梁獄之上書兮終骯髒以自活彼史遷雖宮刑兮亦奇禍

之終脫何先哲之踵武兮負瓌瑋以豪雋非才智之絕
出兮曷超卓以自奮顧淟涊且恇怯兮嗟力綿而技庸
徒慷慨以扼腕兮寧昔人之敢同為掾而受汚辱兮亦
為親之故也觀過乃知仁兮吾敢改乎此度也先民嘗
有言兮孰無施而有報吾亦安知其他兮惟撫躬而嗟
悼少歌曰目吾睹此戎葵兮受南薰而孕榮敷綠葉之
蕤蕤兮綴丹葩之盈盈葉障雨以衛足兮葩向陽而心
傾既智計能自保兮又表暴乎忠貞何卉物之甚微兮

乃獨懷此粹靈近圓扉以託恨兮豈非所而茍生固造化之偏鍾兮亦雨露之均承悼吾德之不類兮因觸物而傷情倡曰被仁襲義服聖謨兮循規蹈矩道是趨兮撫躬𡙇志本何尤兮致讒召謗抑豈無由兮蛇虺毒人彼不自知兮唯不善避毒是用罹兮鬱結紆軫此情曷伸兮匪天則高盍不聞兮亂曰已矣乎莫我知兮何我生之不辰吾既不及乎古人兮夫又何怨乎今之人

右戎葵

賴神祇之嘉惠兮俯洞微而燭幽固正直之是與兮用特乎此庇麻蹀虎尾亦險艱兮苟幸脫乎害菑庶志復而氣完兮獲少遂乎吾私何罪逆之既深兮或沈迷而弗悟不自底於隕滅兮禍顧延乎所怙念頃歲之奔走兮阻膝下之愉怡食甘吉之既缺兮居溫凊之復違撫崦嵫之迫景兮心遑遑以驚懼何終養之靡逮兮乃遽罹茲大故承訃音之遠來兮五内割而分崩痛極吾不知所為兮如醉夢之弗能醒病不及以嘗藥兮斂不得

以柎棺不孝之罪上通天兮雖亟死復何言猶殘息之
支綴兮忍未及於即死恐徒死且無補兮非所望為人
子世豈有無父之國兮予獨何為而不天非天之獨我
讐兮由吾行之有愆哀昊天之罔極兮將曷圖以為報
立身揚名以顯親兮固聖哲之謂孝苟能比以自見兮
庶前罪之可贖吾猶懼後來之不可期兮終自棄於禽
犢仰皇天以呼號兮瀝哀衷以為誓豈涕淚之能竭兮
尚有血以相繼

右崦嵫

瞻望烏傷吾故鄉兮千里阻隔路茫茫兮若昔嬴秦禮義亡兮彝倫攸斁瀆綱常兮有顔氏子烏其名兮詩書靡習一黎甿兮獨孝之能盡至行昭彰兮呼號擗踴執親之喪兮乃卜宅兆以理以葬兮躬負厥土用反壤兮一念之至格穹蒼兮畢逋者烏紛回翔兮銜土而助成高岡兮厥吻流血集哀聲兮悲風滿林日色黃兮維行之至名乃長兮邑以是名曰烏傷兮千載之下我生是

邦兮耳目所及亦云詳兮胡行之悖不能彼同兮豈性之蔽學弗克兮恭惟百行孝為宗兮曾是之弗致不愧爾躬兮與言及此痛割肺腸兮陟彼岵矣日月以望兮白雲天末渺飛揚兮蓼莪之思頃刻能忘兮維是哀衷遠莫將兮已不得自由中心曷明兮靖言思之不如無生兮

右瞻烏傷

悵太息以攬涕兮邀吾觀乎大荒登高丘以躑躅兮復

上陟乎高岡欲登天而無梯兮欲涉海而無航穆眇眇
以無垠兮杳漫漫而莫窮囿八極於指顧兮等千古於
斯須遡長風之振蕩兮睇陰雲之冥迷情遙遙以遐邁
兮神惘惘而不自持憂與憂其相接兮夫孰知予之孔
悲緬大化之茫茫兮中一身之甚細苟修名之不立兮
曷自配於天地曰惟忠與孝兮固大節所攸繫茍於斯
弗自致兮比蟻蝗以何異日與月其居諸兮歲忽忽以
云逝恐沒齒以無聞兮故吾之所為懼念予志之耿耿

兮夙有志於邦國雖業術之已迂兮夫豈不知蹇蹇之為直進既被謗以逝穴兮退惟反躬而自責不紬已以徇人兮寧枉尋而直尺死非所固可恥兮尚在我之弗失何家禍之旋集兮乃重遘茲閔凶哀嚴訓之在耳兮遽莫睹乎儀容恨奉養之乖違兮痛終天以何窮惟即死乃其所兮孰從訴此哀恫顧憂患之相仍兮哉魄隕而志銷投淚以掩涕兮心曾不知夫所操庶忍死圖有就兮不遂終乎寥寥悲往昔之已矣兮諒來者之可冀

每一念輒悠悠兮慮造物之不吾濟撫予躬以自悼兮恒兢兢以蹇蹇或如阽於火竈兮或如墮於水淵不火而情自熱兮不水而膽自寒嗟任重而道遠兮固之死而始安言有盡而意長兮獨嗟吁而永嘆

文評

於乎以余觀乎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謂盛矣當至元大德之間時則柳城姚文公之文振其始及至正以後時則廬陵歐陽文公之文殿其終即兩文公之文而觀

之則一代文章之盛槩可見矣葢嘗評之姚公之文如泰山之雲觸石而起層出疊見蓊鬱𩃱𩅰而震雷掣電助其威聲曾不崇朝雨及天下萬物被其潤澤者莫不昭蘇而發育焉歐陽之文如滄溟之濤浩瀚無際長風四至而洶湧山立天吳罔象蛟龍之屬因舞其間及乎風止浪息百怪沈冥則巨艘大舶一息千里矣嗟乎二公之文若是豈非一代之雄於文者乎宜其節惠易名皆特謚為文千載公議孰得而誣之是故唐三百年得

謚為文者惟韓子為合理若李翺權德輿則不足言矣宋三百年得謚為文者惟王荆公朱㣲公為稱情若楊億蘇洵則有可議者矣獨有元百年之間姚歐相望而兩文之謚始終有作吾無間然矣謂之為盛豈非然哉歐陽公之孫字公輔好學而有文裒集公之遺文為若干卷將圖之不朽庶幾世其家業而不隕者矣公輔今擢僉陜西按察司事將行徵予言為别予固有志於文者也因舉所嘗評兩公之文者書諸簡以為贈世有知

言者其必謂余言為有徵也哉

文原

天地之間物之至著而至久者其文乎蓋其著也與天地同其化其久也與天地同其運故文者天地焉相為用者也是何也曰道之所由託也道與文不相離妙而不可見之謂道形而可見者之謂文道非文道無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與道非二物也道與天地並文其有不同於天地者乎載籍以來六經之文

至矣凡其為文皆所以載夫道也陰陽之變化載於易帝王之政事載於書人之情性草木鳥獸之名物載於詩君臣華夷之名分人事之善惡載於春秋尊卑貴賤之等級以節文乎天理者則禮載焉聲容之美以建天地之和者則樂載焉此其為道實至著至久與天地同化而同運者而皆託於文以見則其為文固亦至著而至久無或不同於天地矣嗚呼此固聖人之文也歟然而經非聖人不能作而聖人不世作也後世作者豈遂

不足以言文乎曰非然也道在天地間萬古一日無或
擻也世有作者舍聖人則無所為學其為文也苟以載
夫道雖未至於聖人之文其必不謬於聖人者矣三代
而下漢有董子其文曰三策馬唐有韓子其文曰原道
馬至宋則周子有太極圖説張子有西銘程子有易春
秋序歐陽子有本論蓋其立言皆幾於經矣等而上之
亦何愧於聖人之文乎故曰為文苟以載夫道雖未至
於聖人之文固可謂不謬於聖人者也由是論之文不

載道不足以為文凡世之以雕章繪句為務競華藻而逞姸巧者曾不翅淫聲治色之悅人其不眩耳目而蠱心志者幾希此則文之為敝而有志乎學聖人者之所不屑道也盱江王君伯昭其志於為文而學聖人者乎余嘗與之論文而有契遂定交焉君間屬予記其恒山書舍未果而言别因書所嘗與伯昭論者作文原以為贈用以志吾二人者其所論文非苟然而遂已也君之伯氏玄翰甫博學尤工文嚮辱與予遊而九原已不作

矣不得以今所論從質之抑亦可慨也夫

述騷

承穹祇之嘉惠兮藉先祖之休澤幸投身於衿裾兮獲衣被乎儒服念詩書之傳家兮緜十世之無斁逮予躬而弗振兮將隕墜乎先德撫年歲之冉冉兮既强壯而無立懼任重而力揚兮恒朝厲而夕惕朝吾蒐乎書林兮夕藝苑吾芸畱希孔氏之絶迹兮放董生之下帷既因訓以究義兮亦纂言以成辭慨載籍之茫茫兮自忿

覽而遐思溯六藝之淵源兮探百家之藩籬惟至道之
孔學兮吾將皓首以為期
學道不可名言兮矧有形之可索紛鳶魚之上下兮眇
川流之無息能目擊而心悟兮斯潛體而默識嗟一貫
之微旨兮舍曾子其孰得維亞聖之於卓爾兮猶嘆夫
前後之難測噫吾徒之冥愚兮孰無求而有獲苟朝聞
而無媿兮固夕死吾不惑
昔君子之自貴兮託幽蘭以為況謂昭質之弗虧兮又

姱節之足尚何世𢾾而俗汚兮混薰蕕以同狀以蒿艾為芬芳兮詆蕙蘭之凋喪亦人情之不古兮又奚怨而惆悵

伊邃古之世兮俗泰和而雍熈秉玉燭以昭朗兮煦陽和於四時豢四靈以為畜兮涵醴泉以為池羣耕食而鑿飲兮何帝力之能知人生斯世兮樂融融而怡怡後億載吾始生兮生不逢時世已丁乎叔季兮予心胡能以不悲

仰圓穹之蒼蒼兮亦所覆之甚廣何厄運之相仍兮遍兵戎於土壤梟獍馳騖以縱横兮天狼亘空而煇焜骨山積而血河流兮塞妖氛於蒼莽睠幅員之溷濁兮吾舉足其焉往

君門九重邃以遠兮虎豹恣以當關吾嘗叫閶闔以叩閽兮將瀝素以披丹衆莫召為先容兮匪吾君之不吾前攜所有而南邁兮返初服乎丘園鬱吾志之不伸兮敢怨懟而忘愆

吾壯既不有祿仕兮念親髮之種種愛日薄乎崦嵫兮心能喜而猶恐嗟三釜之不可逮兮曷漏泉之光寵庶承歡於膝下兮聊菽水以為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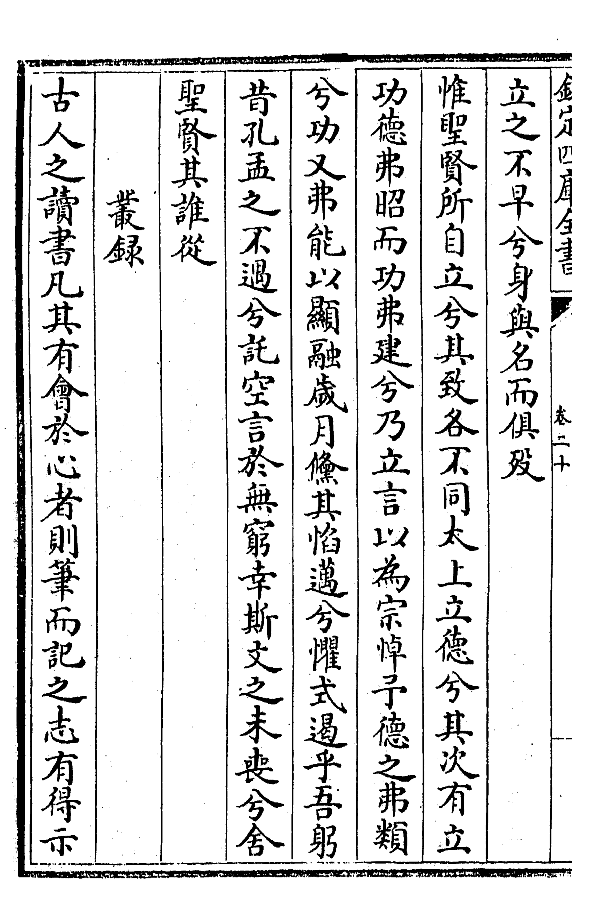
人孰不有親兮予獨無以養乎親人孰不有君兮予又弗得乎君君進吾不敢以自售兮恨吾不能以自存形憔悴而無聊兮情傺侘而氣鬱堙豈造物之不吾與兮將受命之匪長惟蹈道之弗順兮固吾之所以為信

名璞産乎荆山兮質粹美而含輝雖三獻而弗售兮誠

吾心之無疑天下之至寶兮為天下而重之彼世俗之莫識兮夫於我其何悲

昔孔孟之自處兮蓋已道之必行周流于列國兮何汲汲而皇皇亦所就之弗苟兮寧老死而不為傷粤義命之是安兮弗舍已而人從雖一身之終詘兮固百世之耿光

吾觀時人之生世兮初何異於羣物夫將求異其間兮貴修名之能立念千載之悠長兮哀百年之促急苟樹



立之不早兮身與名而俱殁

惟聖賢所自立兮其致各不同太上立德兮其次有立功德弗昭而功弗建兮乃立言以為宗悼予德之弗類兮功又弗能以顯融歲月儵其慆邁兮懼式遏乎吾躬昔孔孟之不過兮託空言於無窮幸斯文之未喪兮舍聖賢其誰從

叢録

古人之讀書凡其有會於心者則筆而記之志有得示

無忘也向予讀書青巖山中遇有所見輒鈔以為書謂之叢録既乃删其膚近煩碎者為貪常嗜瑣之戒而有關於經史百氏之大要者則存之聊以示諸子姪云

易自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重卦王弼以為伏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司馬遷以為文王當時葢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用各不同三易既亡其二惟周易獨存周易經上下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係辭上下文言説卦序卦雜卦為傳十

篇孔子作秦焚書易以卜筮故存漢志易十二篇經二傳十也初商瞿受易於孔子五傳而為田何漢世易分三家自田何始田氏易十二篇有章句其後楊何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徒所學皆祖田氏楊何先出武帝時已立博士施孟梁丘至宣帝時皆立博士而易有施孟梁丘之學矣是時復有焦贛費直二家之易焦氏之易無師授專述陰陽災異之術焦傳之京房元帝時京易亦立學官費氏亦無所授又無章句其初惟傳民間厥後

鄭康成等皆傳費氏易於是費氏興而田焦之學息矣

蓋自費氏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而古十二篇之易

遂亡然猶止以彖象係于本卦之末未為淆亂正經至

魏王弼乃以彖象分附各爻之下而經始與傳雜是古

經始變於費氏而卒亂於王弼也弼注上下經高談理

致以莊老之意為解而晉韓康伯注繫辭說卦等篇其

說亦本於王弼踈略而無據唐孔穎達為正義則又徒

事訓詁而不足以言道其他言易者雖衆鮮復有名家

者至宋而邵子程子之易出焉夫自周秦以來伏羲之圖觧或傳授而淪落於方技家孔子於繫辭說卦固嘗言之學者不察也邵子實始得而發揮之蓋邵子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所謂先天之學也自先天之學明人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矣成曰易有畫卦重卦其義不同陰陽奇耦積成三畫而分為八卦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先天之易也八卦之三畫既已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二體既又相錯相盪而互成六十四卦此文王後天之易也重卦乃八卦之上加以八卦非三畫之上

遞加一奇一耦以為六畫邵子先天圖以乾夬至剝坤為六十四卦自然之序與易經所序不同故觀八卦生而為六十四卦則先天圖之義為精觀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則繫辭說卦之義為明邵子之極數知來其妙在於加一倍法而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得苟同也程子謂易道自秦而下無傳者其為傳主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而隨時變易以從道蓋世之考象辭者既泥於術數談義理者又淪於空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程子之書而已先儒之論謂包羲之象文王之辭皆依於卜筮而孔子之贊則一於義理為教為法不同而道無

不同自秦漢以來皆不足以言易盖惟邵子之易本於數程子之易本於理為得先天後天之祕而理數二者要未始相離也若朱子本義之作則專主於卜筮以謂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包涵萬理其實則古者卜筮之書不必專說理與數亦未嘗滯於一端聖人復起不能易其說也然由魏晉至今世所行者唯費氏王氏易及東萊呂氏始用晁氏之說更考定之悉存古十二篇之舊謂之古易而朱子因之是又可謂深有功於易者矣

書有古文今文之異今文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也古文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也秦焚書時伏生為博士與孔子之後子襄孔騰或作孔鮒皆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也後人偽加泰誓一篇故史云二十九篇孝文時求能治尚

書者召生年已九十餘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往受之生年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而又方言不同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其書以隸寫之隸者漢世通行之字故謂之今文也武帝時孔騰之書始出孔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故謂之古文惠孫安國以隸古定得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如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為四卷又大禹皐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為二卷外四十篇為篇各有序為四十卷通共序六卷為四十六卷也

之作傳會國有巫蠱事訖不以聞其傳遂泯而張霸僞
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
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倫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
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叙
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
之誥及泰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
卷目為古文以求合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然
漢儒所治不過伏氏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張霸偽

古文辭義蕪鄙無足取重於世而終漢世所傳皆霸偽本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元以及王肅鄭服杜預之流又皆不見真古文亦誤以此為古文之書也至晉元帝時豫章太守梅頤始上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所藏者晉書云鄭沖授之蘇愉愉授之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而曹以授之頤頤遂奏上施行焉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

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梅氏書既出復析伏生書二十八篇為二十三即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命雜之通為五十八篇并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為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氏歐陽氏所傳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獨行於世矣自今觀之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先儒嘗深疑之今文雖間有闕誤顛倒然辭義古奥其為上古

之書無疑古文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文字而孔傳特魏晉間人假託安國為名耳宋蔡沈氏集傳於每篇各疏古文今文有無旣為明白而近時吳澄氏又分今文二十八篇古文二十五篇者各自為書不相淆雜於是尤足以釋後世之疑矣又按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二卷注云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蓋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文字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而今文則唐世通行之楷書此又漢唐

古文今文之異也

詩三百篇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孔子二南及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也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孔子於諸國之風則删其淫邪者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為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列為國風既又得商頌魯頌等篇合周公之所定者為三百篇秦火詩書同禍書最殘缺而詩獨無一篇之失者亦以其託於諷詠不徒載於竹帛故也然素絢唐棣貍首轡柔先正諸詩既皆缺逸而已

放之鄭聲乃反頀存其將仲子蔓草諸篇不知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事之可諷何禮義之可正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義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於正雅之音而成王之頌且有康王以後之詩葢今之國風雅頌非復孔子所删之舊矣至於二南以關雎配鵲巢以葛覃配采蘩以卷耳配草蟲以樛木配江沱以螽斯配小星以桃夭配摽梅

以兔罝配羔羊以芣苢配采蘋以漢廣配行露以汝墳配殷雷以麟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其為周公所定無疑若甘棠後人思召伯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此三詩乃皆列於二南然則雖二南亦非復周公之所定者矣漢世言詩者四家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三家並立學官毛詩起於毛公最後顯大毛公亨為訓詁河間獻王獻之以小毛公萇為博士其後盛於徐敖而言毛

詩者本之徐氏至平帝時始立學官四家之詩經同而說異後漢又黜毛氏而立齊魯韓氏學至於馬融鄭衆鄭康成賈逵之徒乃皆發明毛公馬融賈逵鄭衆作傳鄭康成為箋又為譜圖於是毛氏學遂盛而三家浸微魏晉之詩齊魯之詩廢絶韓詩雖存而益微今毛學與鄭氏箋譜並行世之言詩者非毛鄭之學不學也初詩序自為一編毛公始以分寘諸篇之首乃若詩人所命之題而詩之因序以作者經之本旨不復可考其序或

以為出於孔子及弟子之知詩者作或曰子夏作或曰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東漢儒林傳曰衛宏作毛詩序王肅曰子夏所序今之毛詩是也隋經籍志曰毛詩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韓愈又以為詩序非子夏所著王安石則以為詩人所自製或曰太史采詩之時已序其美刺之意於篇端自美刺而下意者講師之說或出於子夏或出於毛公與衛宏之徒非出一人之手故其辭往往重複云唐以來儒者皆莫覺

其為失儒顧有覺之者然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足以洗千載之謬矣朱子集傳其訓詁亦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朱子之傳行而毛鄭之說廢矣當時東萊吕氏有讀詩記最為精密朱子實兼取之而朱子門人輔氏有童子問其說復多補朱傳之未備者焉

春秋正經漢藝文志雖有之而自漢以來經文皆雜於左氏公羊穀梁三傳之中既明異同復有增損苟遂信

其為聖人所修之文可不可也自今考之盟于蔑左氏以為蔑而公羊穀梁以為眛葬鄫左氏以為鄫而公羊穀梁以為微會于厥慭左氏以為厥慭而公羊穀梁以為屈銀又如尹氏之為君氏如雨之為而雨其異同有如此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而左氏則不書左氏於獲麟之後復引經以至于六年仲尼卒而公羊穀梁則無之其增損有如此由是言之則正經之在三傳者皆不足信姑取其可信者則左氏為優何

也公羊穀梁皆以其傳麗于正經納經於傳中無所分別而左氏則經自為經傳自為傳至杜預乃分經之年相附則正經之在左傳者猶為可信也然而聖人筆削之本文後世亦不復見矣且漢世傳春秋者五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既先亡而初立博士惟公羊宣帝世復立穀梁至平帝時乃立左氏三傳之有功於聖經固也然而其得失亦相半左氏詳於事公羊明於例穀梁精於義此其所為得也左氏之誣公羊之亂穀梁之鑿此

其所為失也至其互相牴牾使聖人修經之㫖因以不明則古今學者之通患也晉劉寔撰三傳條例劉兆取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而氾毓又合三傳撰春秋釋疑韋表微又著三傳總例以通理經趣凡若此類不一而足至唐啖助趙匡陸淳始考三傳短長信經以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言春秋者未之能過也宋世言春秋者亡慮數百家惟程子之傳有以明聖人經世之

大法武夷胡氏之傳又於尊王賤霸內夏外夷恤患復
讎之大義深致意焉他若泰山孫氏闕氏專以書
法論襃貶襄陵許氏永嘉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而清
江劉氏傳權衡意林三書臨海葉氏以傳獻考三書尤為
精密皆卓然名家者也獨朱氏之論春秋有曰據事直
書而善惡自見於是為得聖人修經之本心而前儒賞
罰之說稍廢樸鄉呂氏或問實主其義今世學春秋者
咸宗之

禮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儀禮者周公作三代聖人法制之所存故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禮記之作出自孔氏葢孔子既沒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為記或録舊禮之文或録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乃儀禮之傳疏也秦焚書禮廢最甚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大戴德小戴聖是為今文鄭康成為之注至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卷於壁中

出魯淹中淹中里名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字皆篆是為古文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二戴及劉氏別録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次序惟別録為優故鄭氏用之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逸禮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而諸儒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漢隋志皆稱古經唐志乃始稱儀禮若禮記之見於漢者其初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號大戴禮戴聖又删為四十六篇號小戴禮止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故為四十六篇馬融增以月令明堂位樂

記三篇總四十九篇鄭康成爲之注今世所行者惟儀禮十七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而大戴禮存者四十三篇不大行初漢世言禮者盛於后蒼有曲臺記故嘗立后蒼禮博士及二戴出而禮尤備大戴以授徐良小戴以授橋仁楊榮於是大戴有徐氏之學小戴有橋楊之學而宣帝時大小戴皆立之學官厥後諸儒如盧植王肅孫炎馬融之流皆有功於禮而鄭氏爲盛矣自晉宋至周隋傳禮學者爲多其爲義疏者南有賀循庾蔚崔

靈恩沈重宣皇甫侃北有熊安生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至唐魏徵以小戴綜彚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開元中詔元行沖與諸儒為疏將立之學官而張説沮之當時疏儀禮者賈公彦等疏禮記者孔頴達諸儒也及宋朱子與東萊吕子商訂欲取禮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儀禮者仍别為記不果晚乃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綱分王朝邦國等類而以禮記分隸於其間葢未成之書而喪祭二禮又其門人黄氏楊氏

所續也近時吳氏澄獨疑其經傳混殽為朱子未定之槁於是重加纂次以十七篇者並依鄭氏次第為正經取戴記鄭注中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逸經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投壺奔喪也其三取之大戴記公冠者侯遷廟諸侯釁廟也其三取之鄭氏注中霤禘明堂王居明堂也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者合之為傳傳十篇戴記中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乃周末漢初人作以釋經而戴氏抄以入記正為儀禮之傳乃依經禮篇次萃為一編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釐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惟覲義闕取大戴記朝事一篇以備之共為十篇於是儀禮之經

自一至十各有傳矣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其外仍以歸諸戴氏之記小戴記存者三十六篇亦重加序次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緇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記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倫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一類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則以終之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去其重復名之曰朱氏記與二戴記為三焉

周禮周公作或謂之周官蓋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也自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巳皆滅去其典籍而秦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皇疾惡焚燒之獨悉漢興高堂生首言儀禮而周禮之出最後武帝時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入于祕府或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于武帝當世儒者莫得見焉成帝時劉歆校理祕書見之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得列序著于録略而五官皆有殘缺冬官又亡乃以考工記足之或曰司空官屬

錯散於五官之中實未嘗亡俞庭椿有復古編於五官中摘其羨者以補冬官而削去考工記考工記者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也王莽時歆取以足之厥後杜子春賈㩁及子逵鄭興及子衆與馬融等皆傳周禮為之訓詁而鄭康成為之注然自周禮之出當世儒者多疑之林孝存以為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獨康成知為聖法作論難以排衆說故周禮之出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也魏晉以來干寶王邵之徒有為義疏者有為論評者以及禮帖禮鈔之類莫可

勝數至唐賈公彥撰疏二十卷今惟鄭注賈疏行焉然
自周禮之出當世云云至文中子云云今即其書考之
其中誠亦有可疑者六鄉六遂共十五萬家官吏乃至
二萬三千人十五萬家之所入幾何而足以給二萬三
千之官吏乎以地官計之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人
而府史胥徒又所不預則其衆多又益甚焉至若太史
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之春
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之秋官宰夫掌

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而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而掌固掌疆司險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賦之事自太府至掌皮既悉領之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若此等類未易悉數此其官職之煩冗殽雜實為可疑學者詳之而已至文中子乃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而唐太宗謂為真聖作宋橫渠張子

又極尊信而王荆公且推行之獨五峰胡氏則深所擯
抑朱子葢嘗折衷其説由周公立下規模未及用也趙
汝騰氏又謂惟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乃周公作洛後
所爲然不可考矣若程子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推本而論之者也
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
朱子爲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爲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
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第

二十章為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為下篇上篇以中庸為綱領其下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下篇以誠明為綱領其後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則既不失古今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齋王氏蓋主此說云

大學在禮記中通為一篇朱子始分為經傳以明德新民止善為三綱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八條目可謂規模宏大工夫詳密矣惟其

聞格物致知傳朱子以為亡而補之㫖意固已完矣然亦孰知其未嘗亡也今即其書求之有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十七言者足為格物致知一傳蓋錯簡在他所則為美語而取以為傳則極其精切朱子勇於補而不勇

於移何耶且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安有所謂本末乃别為之傳耶董丞相槐及車玉峰氏葉西㵎氏皆著論以辨其非是使朱子復生將必以其言為然也

緯書漢儒以為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凡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訣春秋緯演孔圖元

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將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巳說題辭此三十五篇又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曾帝後期禮稽命耀春秋命歷序孝經左方契戍始拒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與七緯各八十一篇而尚書中侯論語讖又不與焉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漢哀平之世葢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

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簒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為内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元輩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祆妄亂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反非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

立而讖緯之學浸微逮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絶偽妄使學者不為其所亂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絶焉今易緯乾鑿度猶存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總

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為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為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授瑜珈五部謂之祕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宫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其大略也自漢永平二年佛法始入中國厥後離為異宗曰教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

平初曇雲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為南山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為瑜珈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授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基基乃網羅舊說廣製疏論是為慈恩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

觀論悟旨遂遥禮龍勝為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其說乃大備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元朗元朗授湛然是為天台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凉國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為賢首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行於今者唯慈恩天台賢首而天台為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大法自迦葉

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乃弘教外别傳之旨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而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宏忍忍傳曹溪大鑒禪師慧能而其法始盛能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奥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元元立三玄門以策厲學徒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溈山大圓禪師靈佑佑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為溈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

學湖南宗之其傳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
存義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
聞者掩耳是為雲門之宗元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
傳為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
宗𦫿而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為法眼之宗遷之旁出
為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
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
而復大振是為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勾

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亡弗繼雲門曹洞雖僅存然不絶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蕩無際久盛於今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南山為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實出六十家釋義之外是為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别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乃與會正之說不能有同是為資持之宗二宗今雖並存而學者多遵資持之教此則世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為道本無二門自去聖既邈源遠

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建户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為滯於名相教則譏禪為溺於空寂若律之為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為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為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為頓宗秀則為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

智圓性善性惡之說如氷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或以喝至横川拱則復以聲偈其示人之要如枘鑿之不相合支泒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

老子之道本於清静無為以無無為為體以無無為而無不為為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矣先漢以來文帝之為君曹參之為臣常用其道以為治而民以寧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者也自其學一變而為

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為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為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鍊養也曰服食也此二者今全真之教是矣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籙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一之教是矣鍊養之事黄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者出實始為之宗至於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又變鍊養為服食其為術愈偏矣符籙之事黄老之書所未甞道張道陵寇謙之等實創為其法及杜

光庭與林淩素輩則又變符籙為經典科教其為事益陋矣然嘗論之鍊養之說歐陽子嘗删正黄庭經朱子嘗改注參同契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生全年固未為得罪於名教科教之說鄙陋不經庸黄冠資是為逐食之具為世患蠹亦未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說本邪僻繆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僇張角孫恩吕用之輩遂

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鍊養服食其術具傳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大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又謂其書皆昉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為天師永壽年間受

於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最古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
言興國廣嗣之術殆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若大同等經
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
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
得佛家不好處執是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
堪輿家之說原於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
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於晉郭璞所
著葬書二十篇多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嘗去其

十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為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後世之為其術者分為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為說主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其學浙閩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辿及頼大有謝世南輩尤精

其學其為說主於形勢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而他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行於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於郭氏者也業其術者參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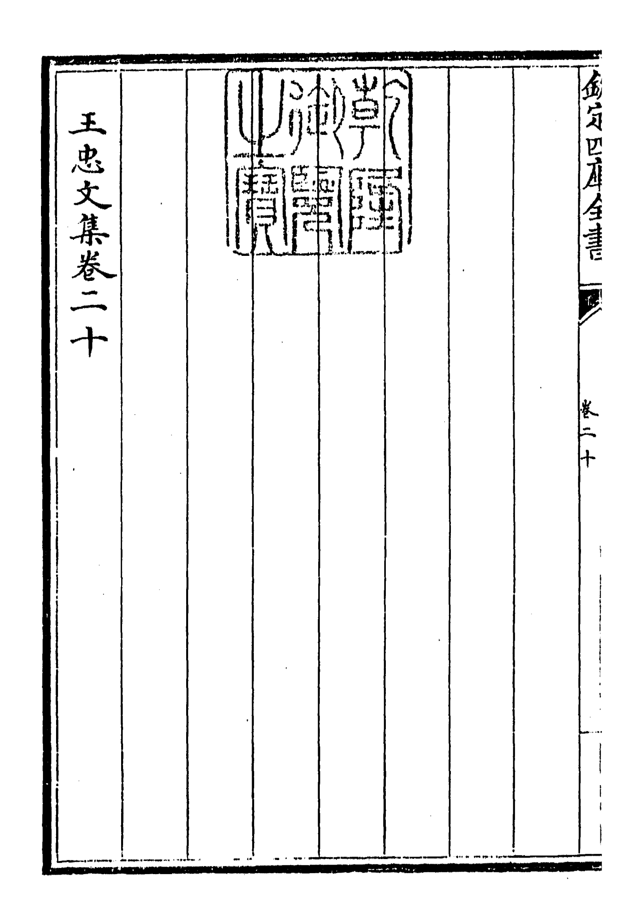
醫家之書自內經而下藏於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雜著者不與焉內經謂為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質奥

而義弘深實醫家之宗旨殆猶吾儒之六經乎秦越人八十一難經繼作蓋舉黄帝岐伯之要旨而推明之亞於内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内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為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為脉經叙陰陽内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尤為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砅撰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

二濕而不著濕熱之說脉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至唐孫思邈出以絶人之識篤濟物之仁其列千金方翼所以發前言啓後學有功於醫道深矣當時王燾有外臺祕要所言方證符證灼灸甚詳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則一偏之論也及宋錢乙龎安時許叔微迭興龎則囿於凖繩尺寸之中許則務在出奇而應變其術皆本於仲景惟錢深造仲景之閫奥建為五藏之方各隨所宜用謂肝有相火則有

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瀉可謂啓內經之祕惜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之所集者非乙之本真也若大觀間陳師文裴元宗輩所製二百九十七方則欲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病識者固知其昧於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潔古方新病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則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內外二傷尤先於治脾土其為法專於補其所著脾

胃論誠根本之言也子和以吐汗下三發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為醫之關鍵其劑多峻厲其為法主於攻守真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者為病原式曲盡精微其治法則與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荆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矣及近時天下之言醫者非劉氏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會而通之隨証而用之不存其人乎



乾隆御覽之寶
王忠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王忠文集卷二十一

明　王禕　撰

傳

義烏宋先達小傳　宗澤　康植　徐僑　朱元龍

宗澤字汝霖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㓜有大志元祐六年登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倖用事者

予祠而歸復坐削奪羈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必不能屈且徒死無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除直秘閣知磁州從羸卒十餘人倍道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畜募勇敢為必守計且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上之除祕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高宗以康王使金過磁澤力止之朝廷因命為兵馬大元帥澤副元帥加集

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復加徽猷閣待制凡與金兵十數戰皆有功方進兵臨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逼徽宗欽宗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度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趨詣行在所入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駑怯當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誠足矣高宗

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知青州俄改知開封府尋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真除開封府其訓辭曰雖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徇河内以卿比迹於古有光澤素蓄忠義至是益自感奮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來聽節制京城内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尅日大舉渡河而遽屬疾諸將入問狀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政以二聖蒙塵至此汝等能為國復仇吾死何恨衆皆洒泣同聲應曰敢不盡力

翌日遂薨臨終唯呼渡河者三二年七月也時高宗南渡已久至是有旨除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謚忠簡始澤身任中原之事既修復京城力請回鑾疏凡二十四上而黃潛善汪伯彥從中沮之以故憂憤成疾澤既薨數日閒民人散去者十五六議者謂其子穎嘗居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於是朝廷已用杜充為留守乃除穎祕閣留守判官穎尋服喪而歸所集義士悉散去而中

原不守矣頴後為兵部郎中

贊曰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及中原𧼮復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潛善伯彦輩輒譖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實奪之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葢諱之也嗚呼高宗之無意於中原固不足論使忠簡而緩死則神州全壁社稷長靈實嘉賴之矣然則盛衰之際庸非天乎

徐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主簿上饒始受業考亭朱子之門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禧講和議函大臣之首僑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盡言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考滿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録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遷校書郎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迓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

令言者劾罷之久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願置之言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葛參政洪喬丞相行簡時在侍從代爲請祠迄不受禄遂引年告老紹定六年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江東提刑尋除祕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屢辭逾年始造朝入見論奏數千言大略謂君心正則朝廷正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矣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數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

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後皆施行以論王檝奉使狀與時宰論不合力求去除工部侍郎求去益切陞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僑奏領祠勸讀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既歸援舊比上疏請辭待制乃復除集英殿修撰與其子京官固辭命下如所請而疾以草卒年七十有八訃聞仍除寶謨閣待制致仕

謚曰文清初僑之兄侃倬皆學於東萊呂成公而僑師事朱子朱子每語人曰崇甫明白剛直士也因俾以毅名齋朱子之學詘於慶元及伸於端平僑與度正業味道實發之其在人君前論學則曰在正心論治則曰在知人其教學者以命性心中誠仁為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為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苦約人不堪其貧嘗入對衣弊甚上問曰卿何貧甚耶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

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負陛下乃負耳理宗為改容優納焉其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紀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

朱元龍字景雲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温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死縣卒具獄上力辨其非辜其兄弟得不死後皆

為名進士宅所平反者甚衆嘉熙元年以處州縉雲縣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尋除宗正簿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以勢取耶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室有圩田之訟衆莫敢決元龍毅然決之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闠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宮禁

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於是史嵩之入相
疾其直言遂以斥去差知衢吉二州皆旋予祠改知台
州以憂不上既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其剛直
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僑
既又從四明袁正獻公燮游燮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
龍之學得朱子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
用廕入仕為臨安府觀察推官能世其家業
康植字子厚父曰仲潁字縕之淳熙十四年進士復試

中教官仕為尚書吏部郎中泣官以清白稱植用世科
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薦為武安軍節
度掌書記與制置使史嵩之不恊對移江陵酒官未幾
除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論對言事抗
直忤喬丞相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
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遷兵部郎官除浙西提點
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
兄也時為丞相并連及之其言以謂宅之不思掩前人

之徒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杜丞相範時在樞府為之極諫謂憲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

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菑拯鹽弊政惠大孚赴闕奏事卒于建溪驛積階朝奉郎其在廣德時取大學語名其齋曰誠求仲穎與僑為同年植以故早師事之師門中獨植從游最久與同邑秘書丞王世傑皆號稱高弟焉

賛曰文清則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師矣朱子之傳閩中則有黄幹氏而浙東為文清然黄幹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為王柏氏皆文清同郡人而皆隱

德不仕文清之傳如元龍植則皆起科第躋政路故著於大節表表如是焉王柏氏稱植操尚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之遺則嗚呼寧獨植而已哉

王安國小傳

王安國字靖翁婺之東陽人也倜儻有志畧喜讀孫吳書以門功授成忠郎當入官於是宋祚將傾知有材無所可用輒歎曰衰世之熊虎孰與治世之鸑鳳哉則閉門隱居以教子至元十三年國兵南伐宋既納土而人

心猶危疑未輯安國以策干大帥高興歷陳撫綏之計興與語意合即署為東陽尉時法令未一安國能布威立信以馭其民明年縣民婁覃等恃玉山險僻相挻為亂殺浙東宣慰使陳天祐新昌界行省左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詣軍前告以方畧親入賊窟以計誘之手縛其渠魁以獻弼喜曰使吾兵不血刃而獲賊者爾力也延至麾下將薦用之以親老而固辭二十六年寧海妖賊楊鎮龍反玉山境接寧海因據為巢穴妄立稱號勢

甚猖獗安國覘其勢笑曰賊無能為也率鄉兵據要害拒之賊乃從間道趨義烏未幾與官軍遇其衆果奔潰而首賊遂就擒安國為人謹厚重然諾民有訟不直於縣官而惟尉之言是直自其為尉鄉閭賴以安靖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有祠其像于家者二子奎嚞並以經學傳其家

烏傷王韡曰安國六世祖豪在宋宣和間能禦睦寇捍鄉井以功補忠翌郎其大父霆起武科守邊郡嘉熙淳

祐之際江上事急朝廷深倚其功卒官達州刺史若安國者可謂能世其家矣惠翔之死喬丞相行簡為其銘而達州事業具載史傳安國之事其可不使少槩見乎故予私著之以備闕逸

吾丘子行傳

吾丘子行者名衍太末人也其先為宋太學生留弗歸因家錢唐至子行比三世子行嗜古學通經史百家言工於篆籕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而於音律尤精然

性放曠不事檢束眇左目左足跛而風度特醞籍一言一笑皆可喜對客輒吹洞簫或弄鐵如意或援筆製字旁若無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白處士僦居陋巷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樓下賓客談笑喧動鄰舍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達官貴人聞子行名欵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樓上遥與語弗為禮或與為禮矣送之弗下樓也東平徐公子方海内大老也持部使者節浙西所蓄古器物欵識多莫能辨咸以為

非子行莫能知者徐公即命駕訪子行子行為一一鑒定之徐公未嘗不嘆服其精敏於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而子行非果於傲世者矣子行為詩不純守法律而善著書所著有尚書要畧聽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詞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道書援文契說文續解周秦刻石音釋學古編其修詞立論皆識見超詣人所弗及故用是自負藐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錢唐仇仁近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於他詩人文士悉少許可

動加譏刺不顧人喜怒不知者不堪其詆侮知者以其類乎滑稽不卹也初子行年四十未娶買賣酒家孤女為妾不久即死死且久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為已妻有司逮妾母而妾母已再適人居他州及來死子行所又逮妾母後夫後夫來復舍子行而坐偽鈔事覺竟連子行知情子行懼走訪仁近值仁近早出則留詩以去遂莫知所之後三月吳人衛天隱以六壬占之得亥子丑其辭曰歲子月巳旬寅斯首亥實水鄉巳墓在丑惟子

與丑無禄殞虚墓非其藏死沉江湖是生戊辰土爲宰制土弗勝水家絶身棄此其骨汚淵泥九十日矣笠與所留詩語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死其弟子爲招魂以葬而汲仲爲之銘

爲說者曰篆籀之學至宋季其敝極矣國朝以來子行始倡其說以復于古而吳興趙文敏公實和之其學乃大明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子行既歿得其學以名世者宛丘趙子期濮陽吳孟思子期仕至執政而孟思今

猶布衣云

禹烈婦傳

烈婦禹氏淑靜字素清會稽人也生五歲從父宦居錢唐性聰睿授以古文日誦數百言稍長習書記凡文字過目輒不忘一日忽自警曰此非女子所宜先也乃潛心女紅之事咸精其能父母鍾愛之不肯與凡子年二十二擇配得四明吳守正有文學為時名士即以歸之烈婦生處華靡既歸吳氏能不厭儒素益自恭遜事舅

姑以孝聞治家井井有條善慮事多億中無鉅細必咨稟其夫乃行嘗謂人曰婦人雖聰明然聞見有限其可自用乎平居不妄談笑與人言必由於禮義女婦或有行汙不自飭者雖貴戚不與見雖見不與言或譏其不容物則對曰人其身而禽獸其行吾方為之羞尚能與之語乎其一言一行皆足以範世軌俗大抵此類姻黨莫不敬憚之稱為女婦中丈夫也至正壬辰秋七月錢唐陷于賊燔民居殆盡艱難備嘗得脫虎口移家崇德

之石門丙申夏五月賊陷崇德携三女泛舟走避泣謂之曰世亂如此而吾家貧力殫苟籍祖宗廕庇庶幾有濟倘有不測吾與汝輩唯有死耳慎勿受人汚也明日賊退笛軍縱火大掠倉卒避不能遠同舟十數人悉為所虜烈婦即抱八歲幼女投水死日暮其夫往覔所在水上得幼女屍即其旁求之烈婦屍挺然立水中於是得年四十有五矣

贊曰無非無儀婦人之常以烈稱婦人誠婦人之不幸

歎予聞禹烈婦宅心禔身平日毅然以貞潔自許及遭變故輒視死如歸雖曰死得其所謂之不幸非歟嗚呼自兵興以來五六年間天下之擾攘甚矣男女失身不得所死者蓋不可勝道抑禹氏之得以烈稱爲不幸可不可歟

考定伯夷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自伯夷名

傳呂氏春秋增入允以下據韓詩外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亂周德衰其

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自曰吾聞古之士以下據莊子增入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以所聞由光義既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此太史公將稱伯夷讓國之節故先述帝堯讓位之難及由光不受讓之義因以見由光雖義高其事不見於經史而伯夷之節則賴孔子序列故名傳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逸詩可異焉或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耶非耶此舉孔子稱道伯夷之辭言其求仁得仁固若無怨然兄弟讓國乃至餓死能無怨乎蓋言其若有怨所以明其實無怨也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

蹈之時然後出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此引言顔子有德而早夭盜蹠暴戾而壽終又極言操行不軌者乃富厚累代公正發憤者反遇禍災所以反復致意於伯夷以讓國之賢而至於餓死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此言人之志善惡不同為善者因衆人之惡而愈見然則盜蹠曷嘗為足

重而伯夷雖餓死豈足為輕哉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末又申言為善者必待於聖人以著名而惡沒世之後善名之不著所以深幸伯夷得孔子而名彰顏淵由附驥尾而行顯也
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

偉萬喙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作史記體制最正其列傳之體必首著名氏鄉里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别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備之事發所不盡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爲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亦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爲非

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為註解予切病之因為考尋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之間復援據古説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之曷有妄贅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既列為聖人之經而在先儒昔嘗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

乃所以成其美也而奚僭之為況乎史記本不完之書故褚少卿小司馬氏輒為之補益設以僭罪予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俟覽者詳焉

宋太史傳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

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為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為畯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濂在娠僅七月為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即能讀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為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攜之入城府祼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為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

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為景濂盍為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為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蘊奧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為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闚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

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黄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為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黄公謂其雄麗而温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為之序曰柳公之文龎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叠湧杳莫窮其端倪黄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

公體裁簡嚴類黄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
景濂為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
公玄於二公為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
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
舉不沾塵土辭調尓雅如殷卣周彜龍紋漫滅古意獨
存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皺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
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為當世所稱許如此於
是二公相繼既即世而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

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晦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于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

傳遂為朱學之世適遇景濂既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説獨念吕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絶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説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為經論絶類其語言置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饫粱肉而茹苦荼飲茗汁耳景濂狀貌

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辯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踈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彷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没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産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為變眩捭闔謾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為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為有德之君子景濂所

為文別有蘿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褘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迹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遊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為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

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襍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為異耶

劉壽孫傳

劉壽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沆之十四世孫器貌瓌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游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者得自入國子為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會試下第

以例署常寧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寧陷州長貳皆棄城遁壽孫獨不去因集民為兵有衆萬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者嘉其功言壽孫當起陞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武岡洞獠寇常寧於是常寧以糧匱援絶城復陷壽孫乃率其餘衆退保温江原結寨以為固已而紅巾有羅甲者復來攻其寨壽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壽孫有女甲欲取之使謂之曰予吾女者免若死且必厚相遇即不予死不可免

死後女終為我有若其圖之𦗷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當死報國死吾所也寧得以女子賊求活耶我死即我女為賊有豈復顧哉賊留之者五日日以甘言誘之𦗷孫不為詘絶不飲食而罵聲不絶口遂遇害賊黨有義之者以棺瘞之州西門沙上賊既退發棺重歛之以葬顔面猶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死事以聞𦗷孫有同母兄畊孫字存吾至順庚午進士仕為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槍陷寧

國亦執節死之

史官王禕曰嗚呼元之有國餘百年其德澤之入人亦深矣乃其亡也服節死義者雖往往而有然卒未嘗多見焉豈余之聞見不廣歟抑死者人之所甚愛而又世道不古若故其能以忠義自許者或寡歟余頃奉詔修元史於凡以死徇國者必謹書之厲世教扶人紀也當時得畊孫死事既已登載而有司不復以壽孫事來上使其傳闕焉何世之不樂成人之善者類如是歟壽孫

之子頴方以學行用世為余道其父事甚悉余固信之因為著之于篇以補史之闕文

陳孝婦傳

陳孝婦者徐氏妙梓明州象山縣人也資性淑慧父母甚愛之擇所宜歸得同里陳氏子曰汝楳質美而好學遂以妻之孝婦既歸陳氏逮事其舅姑盡婦道大德丁未歲大祲人相食孝婦盡出奩具以易粟擇其精鑿者用為養而自食疏糲以率羣下或采蕨根薺葉以取給

未嘗使舅姑知之厥後舅姑相繼物故未葬停柩于家一日隣舍火衆争攜筬筥逃避去獨孝婦與其夫以身捍柩號天慟哭誓與俱焚火且及左右曳使避孝婦哭愈絶不為動俄而返風火轉延他家柩得不爕人謂其孝感所致由是鄉里咸稱之為孝婦而縣大夫列其事以聞孝婦平居善治家好施予事夫教子皆合禮法卒年七十三汝楳字傳岩有學行仕為慶元路儒學録五子長曰德星入國朝以文學見推擇為丞事郎同知西

安府同州事

史官曰余覽前史所列孝行如姜詩夫婦輩純誠之感能致水涌魚出未嘗不廢書而嘆以為孝弟之至實與神明通也今得陳孝婦返風轉火事擬之古人夫復何媿曾謂古今人乃不相及邪故為論次著之篇以備于國史

義烏喻氏家傳

喻氏之先富陽人也宋初徙居婺之義烏子孫遂為義

烏人有臨海縣丞良倚工部郎官良能兄弟者同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而良能與其弟國子進士良弼因以文章家知名至簽書鎮南軍節度推官倡知南安軍演兩兄弟又皆第進士以文稱其他由特科世賞入官者不可勝數而義烏望族推喻氏矣倡孫四人其長曰綱字叔文天性最純厚與其季曰夢炎字叔淡極友愛皆習場屋業治周禮有雋聲丞相喬文惠公在朝並用其薦夢炎赴江東漕闈試而綱就試浙西於是夢炎以

所治經魁江東例當會試禮部因嘆曰吾與兄實同學
顧可先吾兄取科第耶輒托故不赴以俟閲再大比綱
始獲薦于鄉乃同赴禮部試未至而夢炎道屬疾綱即
扶護以歸既而夢炎死綱泣曰吾弟所以抑遏弗振者
以吾故也今吾弟已矣吾尚忍獨遊科第取禄仕乎遂
絶意場屋後用廕補官仕知西安縣夢炎二子伯曰京
字伯大仲曰高字仲明事其母石俱以孝聞石守節善
持家政家素饒於貲遭國兵南伐亂離之際石以白金

千餘兩窖藏之久之京他適高不及告取而有之石意不平京歸語其故京曰母所有將以遺吾兄弟也兄弟義同一體弟之有即吾有爾母何嫌焉石重嘉嘆即取他所藏白金二十錠以遺京京受其二餘復推以與高其後石與京相繼没並殯其堂會寧海寇起抄掠旁縣家人咸逃匿山谷中高徬徨不能去號哭竟日夜乃歛金帛置兩柩間寇至奉以為質告之曰吾所以不懼死而惜此者丐以全死者爾情詞懇切寇相顧駭愕弗為

取且以善言慰撫之而去家人返怪其人與柩皆無恙

而金帛故在莫知何以致然也高後以壽終人稱其長

者云

贊曰曾子固氏嘗譏世之立傳者多伸一人之善而誣

天下以不及以予所聞喻氏兄弟孝友事初非世之人

所不能而人莫之能也以其可以輔教警世也故著之

于篇

鮑信卿傳

鮑信卿者諱完澤其先汴人也六世祖瑞仕宋靖康間從南渡家于杭故信卿今為杭人信卿資識粹敏慎重寡言善記憶涉獵經史過目輙不忘且好論議能言人所不能言方年少時一時老成人皆自以為不及也前元元貞初以蒙古言語文字天下或不能盡習詔所在州郡並建學立師貴游子弟及民間俊秀皆令肄業信卿受業其師蕭氏悉究其精奥乃擴摭史傳中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以為書曰都目反覆應

對曲折論難最為詳𥨸又記其師所授之言為書曰貫通集又採精粹微妙之言門分類別為書曰聯珠集又取蒙古及輝和爾問答比譬之言為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毫釐之閒具有分别南北人為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方是時為其學者悉倚為入仕之階而信卿澹然獨無求進意隱居教授戶外之屨至無所容達官大人至杭者莫不延見信卿與信卿語見其動中肯綮而適於事情未嘗不為之降嘆

也至順初翰林冠學士早從信卿學薦信卿學行于朝力勉之出信卿以養母辭至正中江浙寶格參政及浙西部使者爭辟用信卿欲引以贊决軍事信卿以母老終不從也參政嘆曰鮑博識純孝若是使其出効官使有不忠於所事者乎博識猶華言博士也信卿事親既能以孝聞而處兄弟尤極友愛平居一言一動無不揆乎道義人皆稱其篤行君子信卿卒以至正癸巳得年若干無丈夫子以弟之子益為之子

野史氏曰國家起朔漠風氣渾厚雖言語可譯而文字未通世祖既通函夏於是帕克斯巴帝師至自西土始因其語言用諧聲之法創造文字以定一代之制作蓋其為母甚簡而曲暢旁通之則聲比字屬有生生不窮之義焉昔儒有言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别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别聲中之形故能明乎母子相權之法則知我元言語文字之傳百王不能易矣豈特為一代之制作而已乎粤自百

年以來聲教所覃凡人面之域罔不同文而欲精其學者猶必賴夫專門之師如信卿者焉嗚呼若信卿者其可謂有功於其教道者耶

齊琦傳

齊琦者字仲珪饒之德興人也别號易岩時人咸稱之曰易岩先生因不復以字行曾祖明善宋端平甲午鄉貢進士祖潛起父顗世以儒學名初齊從祖有夢龍貴澄者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註經世觀物等

書琦讀其遺書自幼即領悟其旨又廖應淮者建昌人精通邵氏學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如指掌而琦同郡傅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當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又祝泌者亦琦同郡人其於邵學尤精與應淮同時出其學則有子傳焉琦既承家學又兼得祝氏傅氏之傳蓋其爲術由聲色氣味以起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即其數之所見天地氣運之否泰生人吉凶休咎之徵無不可以預定純乎邵氏先天之學皇極之

理也故其為人言凡未至之事如在目前無一不驗者
甞至衢有周孚者邀詣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居
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
男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月日
也孚補縣幙職待次於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
在今年九月孚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為子家八月
生子者也孚因納為子妾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即至
官十二月七日其妻果産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

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琦留孚家有二客扣門者琦聞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官然不久且至坐重罪二人者一為潭守别多喇卜丹一為衢守將趙甲後果俱以罪廢同郡馬氏者故相家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四十是生七女子矣縱娠亦恐非男耳琦曰不然來歲舉子當在秋中癸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逺迓之問曰今日至吾家首何見琦曰子家首見我者與我同

甲辰生人也比至果然琦曰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橈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内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三年其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大臣薦授武畧將軍平江萬户府鎮撫江浙行省平章呼圖克布哈致琦問動静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職為何琦曰職三品耳且當理財賦後旬日報至果以其日除大府卿

又曰然公還半塗必改除入中書明年當復為平章矣比至中塗果改除中書右丞明年果復為平章中書有進士三人曰扎拉伊埒台曰伊納克哈雅曰布延同謁琦琦各問其今何官哲曰我以階五品矣琦曰子當作郡推官而散階仍五品又曰子當作郡守階三品又曰皆非也子當作行省理問官散階四品也既而江西行省遷調除潮州推官湖廣行省遷調又除高州總管而中書皆不准復除湖廣行省理問官所得散階亦悉如所言

易曰吾亦當及五品階琦曰子不能五品也府判縣尹

縣尹府判府判縣尹終六品耳已而中書除興和府判

官而福建遷調又除崇安縣尹歷十月中書不理俾復

任興和比至興和而過期不得任再授延平路判官又

以故不赴復降浦城縣尹以終普曰吾階當至六品琦

曰子可及五品為漕運官既而除海道鹽運千戸果五

品也江浙提學黄晉卿年六十有六將致仕琦謂之曰

來年乃可致仕當帶秘閣職名七十後於是起位一品

然公性褊少容止二品耳於是明年以秘書少監致仕至七十有三復名為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而歸樞密參議歸賜謁琦琦謂曰公旦夕當陞職本府尋任風紀為三品又登政府二品矣頃之陞樞密判官即擢河西廉訪使遂拜四川行省參政中書平章教化致琦問琦曰不出旬日公出中書矣越九日除大司農又問琦琦曰當復遠出耳俄遷平章行省江浙琦嘗語所知曰自今以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千里矣未幾

海內大亂朝廷削弱而權臣挾皇嗣駐河南今且十五年又嘗語人曰南士行入風憲矣方是時省臺擯南人不用已久不久果有詔用南人其術精驗類如此琦遊京師名貴人非可與語者雖以禮來致未嘗往門外候謁者車馬如市亦未嘗輕語人而樂從韋布之士游琦嘗用薦者署初庵書院山長至正己丑自京師歸屏居番陽山中邈焉若與世絕或勸之出則曰時行時止吾豈固必者哉歲庚子乃攜妻子至金陵居焉琦於經史

悉究通大義雖精於數學然耻於術數名家講論易道剖析理趣多昔儒所未發立言建議必要歸於仁義道德有關於世教故士大夫間用是尤尊慕之

贊曰先天之學秦漢而下唯魏伯陽能知之至陳圖南乃發其秘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由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而世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五行有是理斯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從出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治亂禍福不能外
於數而數曷嘗離於理乎故夫數囿於理理函乎數者
先天之學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王豫天悅天悅蜀人
死無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
篇者同葬玉枕中未百年吳曦叛盜發塚出其書道士
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而應淮所著又有玄玄集畫
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傅立而齊琦得之則其
淵源所自來可徵已余數從琦游聞其言未嘗不以理

為本葢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然世之淺於知琦者徒謂其於數為精何也余故取世之稱琦者録其一二而特論其學術之大要著于兹

乾隆御覽之寶

王忠文集卷二十一